

舌尖花香

方华

春天里,百花盛开,是赏花之季,也是啖花的好时节。

说到吃花,有人觉得小资,雅致而具情调,有人觉得不能接受,觉得是对花儿的一种"亵渎"。比如一些饮食文学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花是用来看的,不是用来吃的。

其实,吃花之事,古即有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恐怕不是没有生活的乱抒情。现实生活里,又有几人没吃过花呢?喝菊花茶、饮桂花酒、烧黄花菜、炒百合肉.....

花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与其让花儿自飘零,不如在欣赏之余善加利用。以花入馔,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恩的方式?

那天泡菊花茶,见沸水冲入,三五朵或淡或黄的菊花在杯中起伏,花瓣渐次打开,像是几位素裙的小女子在曼妙起舞,立感赏

心悦目。

花是佳人,自然不可亵渎。吃花,当要吃出风雅和品位。比如百合炒芹菜,在我眼里就不是简单的清爽,而有小青蛇伴白娘子的传奇味道。至于玫瑰鱼片,那就有点贵妃醉酒的魅人之力了。鸡鸭鱼肉,本是些大俗的东西,有花相佐,便立有脱俗的感觉。好比一位纨绔弟子娶了一位清新高雅的女子,耳鬓厮磨之下,渐渐消磨了身上的世俗,透出些品位来。

吃花当有两种境界。第一种是"花是花",面对眼前的盘碟,我们看到的是鲜艳的绽放、美丽的花瓣,如此,难免怜香惜玉,食之就有点心理负担。第二种是"花非花",仅把花儿当作一种普通的菜肴,是正经的菜蔬,就无食之难以下咽之感了。若能造化到金庸小说里香香公主的境界,吃花也就随心所

欲了。

在我孩童的时候,乡下的孩子,恐怕没有吃过槐树花儿的。那或粉红或洁白的串串槐花,成了春天里孩子们的一道美食。有的人家还用槐花做粑粑,现在想来都诱口水。记得当年村中一个小女孩,胆子特大,见花就食。我和其他一些孩子也是跟在她的后面,才尝到了梨花的清淡、桃花的甜滋、杜鹃的生脆、蔷薇的苦涩.....

现在说吃花,不似我小时的解馋儿,更多的是一种品味。有的菜肴里,花瓣儿也仅是点缀,悦人眼目,诱人食欲。若在啖花之时,有人卖弄地对你说,大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花儿就是植物的生殖器,那可真是大倒胃口。

也有人说,吃花这种风雅事,适合诗人和弱不禁风伤春悲秋的女孩子。觉得有失

偏颇。若是让林黛玉去吃花,恐怕她宁愿将三尺素娟挂到屋梁上也是不肯的。

花儿讲究的是新鲜,而新鲜是不能保存的,如同青春的容颜。与其哀叹"花自飘零水自流",不如"有花堪折直须折"。且啖一朵鲜花,让花香永存心间。



烟花不寂寞

文段代洪

希尧:我的头撕裂般的痛,好像脑子里有一个微型炸弹爆开了,我的脑体内肯定脑浆横飞了吧。全身炸飞更好,像烟花一样炸开,弥漫在夜空,瞬间消逝,无影无踪。

沛凝:反锁着的门被撞击得地动山摇,听到老爸的哀求声和老妈的哭泣。我知道,他们又要给我吃那些白色的药片了。每次硬吞下,仿佛钻进去的都是些可怕的白色虫子,在嘴里、喉里、胃里、肠里不停的蠕动,让人一阵一阵的恶心。

希尧:这是爷爷生前工作过的省重点医院。院内有大大小小的大片的绿地,有小桥流水,有树,有花,可是,从病房的窗口望出去,全都是灰蒙蒙的,连阳光都是冷的。今天,那个短发的心理医生又要来的。特讨厌那个女的,每次我都直愣愣的盯着她那张向左歪斜的嘴,想帮她把那张不停叭叭的嘴向右边扯一扯。

沛凝:我没病。我只是不想说话。我只是不想看见光。就让我一个人呆在不开灯房间里。我也不会觉得饿。我什么病都没有。你们不要给我吃那些白色的药片。我也不想去医院,管它什么省重点医院,管他什么专家。

希尧:听见病房的门响了一下,是护士

端着药盘走进来了。新来的吗?怎么以前没见过,很漂亮的一张脸,还挂着一丝好看的笑。奇怪,那张脸一点一点的近了,怎么突然变了一张脸,变成了沛凝的脸,笑也变成了沛凝的笑。可又不是沛凝的笑。沛凝的笑,像风拂过薰衣草,这个笑带着嘲讽,带着讥诮。我不要看见这张脸,快走开,快走开。我歇斯底里的喊叫。托盘被我打翻,咣当咣当的滚到墙角去了。

沛凝:希尧怎么啦?希尧去了哪里?为什么希尧像是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一样。我知道,我不是做了一场梦。我还记得和希尧初识的那个晚上,夜空中绽放着璀璨的烟花。我也真切的记得和希尧的那些甜蜜拥抱和亲吻。我喜欢希尧牵着我的手。我喜欢希尧明亮的眼睛和他略带羞涩的笑容。我好想希尧。

希尧:又做那个恶梦了。又好像不是梦,分明就是自己抹不去的伤痛记忆。好多次了,都是天还未亮,我就被那个梦惊醒,满头大汗的坐在病床上,身体瑟瑟发抖。梦里,我坐上飞机,衣兜里揣着千挑万选的戒指。我悄悄飞去沛凝的城市。我要给心爱的女孩惊喜。我要跟沛凝求婚。可是,万万没想到,在那个曾经和沛凝一起牵手的河堤

上,沛凝和一个高大的男生很亲密的在一起。沛凝的笑声很悦耳,但却像千万支利箭穿透我的心。梦里,沛凝和那个男生突然转过头来,两张脸瞬间变成了恶魔的样子,很狰狞的冲我笑。我总是被吓醒,感觉自己魂已飞,魄也散。

沛凝: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像周杰伦歌里唱的:烟花易冷,人事易分。希尧,我去了你的城市,发了疯的到处找寻你。那一晚,你的城市下了好大的雨,可还是没有你的任何音讯。几乎精疲力竭的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在冷雨里狂奔,全身湿透,差点被车撞倒。回来后,他们就说我病了。可是,我没病,我只是思念你。你知道吗,希尧。那天,我表哥从洛杉矶回来,我陪他散步时,还羞涩而幸福的告诉他,我爱上一个叫希尧的男孩,我要嫁给他。

希尧:我拉黑了沛凝的手机。我删了她的微信、QQ。我取关和屏蔽了所有与沛凝有关的社交账号。我也试着把她从我的记忆里删除掉。可是,为什么她的影子总是像病毒一样,侵入我的大脑,让我痛得在病床上打滚。

沛凝:希尧,209天了,还是没有你的消息。他们说要送我去医院了。我无所谓

了。我也懒得抗争了。因为,我觉得,没有了你的地方,到处都一样,都是空茫茫、冷冰冰的。

希尧:他们说今晚是跨年夜,会有盛大的烟花秀。新的一年就要来了,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属于我的时间,似乎已经停滞了。再美的烟花,也只是昙花一现。而此刻的我,比烟花还寂寞。

沛凝:住进医院三天了,我一直恹恹的躺在病床上,身体如棉花,轻飘飘的。砰砰砰的烟花声惊醒了我。我趿拉着厚厚的绒拖鞋,来到走廊上。走廊很长,但只有稀疏的几个人,仰着头。烟花次第绽放,如天女散花,如孔雀开屏,照亮了夜空。我不经意的往长廊那边瞥了一眼。就是这一眼,让我的心几乎蹦出来。是希尧吗!没错,是希尧。我大叫了一声:希尧!然后,就奔了过去.....

希尧:我怎么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侧头,看见一个女孩从走廊那头飞奔而来。她的鞋都跑丢了,光着脚冲着我的方向飞奔而来。女孩笼罩在一圈奇异而瑰丽的光晕里,她像是从童话里跑来,像是从梦境里跑来.....

春日大湖

春天到来之际
我看见神话以绿的速度从岸堤向水面逼近

柔和的风不断加进新的内容和爱的色彩

阳光在接触水面的刹那
就幻化成亿万条细长的银鱼
铺展成波光粼粼的航道
而那只搁浅在浅滩上的木舟
桨橹却已发芽

逆光中伫立岸边的少女
披散的长发也生出嫩芽
与一行垂柳在风中飞扬
让一群黄莺的歌唱迷失音准和方向

白鹭的翅膀无限拓展春的疆界
将一首诗在水天交接处打上省略号

古老的传说被一场细雨翻新后
滩涂上恣意生长

这用河流和眼泪构筑的大巢

在人面桃花相映时刻
让我心底最坚硬的部分开始酥软
成群的毛草鱼从我湿润的眼角不断游出

在浩渺的水面上飞翔

孤岛风光

那些苦难却美丽的传说已经波澜不惊
初春的风吹拂
波光潋滟
让一只小舟犁开浪花飞溅的诗意

一曲二胡铺呈蜿蜒向上的音阶
游客们一路路拾拾含苞的音符
将神话与现实连接

在一首跨越时空的爱情歌谣里
让自己沉陷

鸥鸟在低处的水面翔集
鱼鳞般的波纹让他们和我一起眩晕
产生幻觉

而那只飞过文峰塔顶的白鹭
追随我的目光面对一片空茫

船塘的港湾里
那些历史的舟船
已经驶向远方
空留一片林立的桅杆
在一座渔村的记忆和我的惆怅里
张帆

桨橹欸乃被游艇的汽笛掩盖

陷落被大水覆盖
我们走近一座孤独的传奇
离开时
仅是一段美丽的风景

作者:马骏斐



感悟自然、社会、人生的叫道!
接近清明的叫德,
约束自己的叫律,
制裁坏人的叫法,
或想掩盖而无法掩盖的叫坏人。
赤裸裸,不掩不盖的
半掩半盖的人叫圣人,
全掩盖本性的人叫圣人,
自然人异化成为社会人。
人学会了约束、掩盖本性和私欲,
不遭道德审判,
为了不触犯法律,
自然异化成为社会人。

清正廉明不可企求,
天清月明,清明永远属于自然。
明是一生不尽的追求;
清是虚幻的感觉,
清是心中微弱的灯;
性是隐匿于心的欲,
性是显露于欲的性。

性是自然的永恒
性是心中微弱的灯;
性是隐匿于心的欲,
性是显露于欲的性。

